

■本报记者 许旻

一批青年作家近期纷纷推出新作，不少小说将文学聚光灯投向日常生活中平凡人物——无论是90后作家王占黑在短篇小说集《街道江湖》里，对水果摊贩、彩票店主、送牛奶工的精细描摹，还是石一枫在《借命而生》《心灵外史》中，从看守所民警、普通中年女性的命运轨迹透视时代变迁，无不着墨于世间常人浮沉，相当接地气。

文学评论家提醒，小人物并不容易写，要写出“小”视角的细腻丰富，和“以小见大”的透视感，对青年作家的生活洞察和叙事表达提出了挑战。评论家南帆发现，进城务工、职场焦虑、情感挣扎的题材中，众多平凡人平凡事被推至强光灯下，但一些作品陷入“失败者”雷同命运的套路化书写，流于简单复制苦难细节，却无法从零碎的生活片断向更纵深处勘测，小说人物沦为背景板式人物设置，更谈不上鲜活饱满，打动人心了。

下一个“孙少平”“香雪”在哪里？

曾几何时，路遥《平凡的世界》写活了孙少平、孙少安兄弟怀揣着出人头地

一批青年作家推出新作聚焦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物很接地气，评论界同时提醒——

失败失意的“暗色写作”只会让读者失去信任

的朴素愿望，一路奋斗求索；铁凝《哦，香雪》写透了山村女孩对“最新款自动铅笔盒的渴望”，传递出改革开放初期一代人记忆中的柔软……这些小人物牵动撞击着几代人心灵，引发了情感共鸣，为当代文学长廊树起富有鲜明辨识度和精神力量的经典形象。有人呼唤：下一个“孙少平”、下一个“香雪”在哪里？

在评论家刘大先看来，一个故事可以被重复讲述，母题会反复书写，原型一再重现，但那些能够留存下来的书写必定携带着时代精神的印记，而不是惯性惰性下的“模式化”复制。

青年批评家岳雯观察到，有的作品写城市打拼者，但人物过于扁平化，遭遇的困境、命运的走向相当雷同，比如因父母关系破裂造成童年阴影、被情侣抛弃、家族记忆埋下仇恨等，套路痕迹

明显；有的“落魄者”“游离者”，一味将自我封闭在内心世界里，看不到个体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救赎的维度缺失；有的作品夸大情节戏剧性，将精神障碍、性格偏执安置于角色身上，却逃避了对人物内在逻辑的爬梳，故事文本难以令人信服。

在评论界看来，特殊性的个人难以抵达普遍性，如果作品只落脚在非常态化个体的遭遇上，那么文学性力量就会被削弱。一味“消费落魄”，甚而“贩卖忧伤”，缺了对“疼痛”“失败”更深刻本质的反思，创作之路就会越走越窄。

世俗生活中的撕扯也好，锱铢必较也罢，作家需从世俗中呈现生活的多面性和可能性。以青年作家石一枫小说为例，其中涌现了众多“小字号”人物，可贵的是，他们所指向的不仅仅是个体命运，

更揭示了其背后运行的生活图景和社会逻辑。批评家吕永林说，这么多带“小”字的主人公接二连三出现在文本世界里，应非偶然现象，而是作家面对世界、解释世界的重要方式。作家让角色摆脱了“一地鸡毛”式旷日持久的悲剧宿命，而是创造出属于凡人的另类“史诗”——他们即便身处窘态，也有各自的奋斗劲头。

不止在琐碎生活上爬行，更需要理想微光照亮穿透表象

文学既指认生命的寂寥，也拥抱着生活的壮阔，对于“失败者”或“无所事事”人物的书写，本是文学创作的母题之一。但文学书写日常，又不止于此，优秀作品能赋予读者灵魂上升的力量，看到凡人生活背后的庄严和美好。90后作家王占黑说，她的写作从童年模糊的弄堂、河岸记忆中走出来后，就一头扎

进城市社区熟人社会——在马路口给人补衣服修伞的老夫妻、协管社区杂务的保安、起早摸黑做早点的，都进入创作视野，汇成小说集《街道江湖》。评论家张新颖说，书中的“凡人英雄”，以生老病死、各自执守的方式，赋予生活的尊严和兴致、韧性和丰富，包含了写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深刻理解。

更多青年作家挣脱了“茶杯风波”、一己喜悲，徐则臣的“城市漂泊”系列，张楚笔下的城镇青年，蔡崇达的渔村生活记忆等，都格外关注某个脆弱的瞬间，尊重人性的复杂，写出凡人生命火花的迸发。《借命而生》里的警察杜湘东，嫌犯姚斌彬，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洪流中，忍痛面对生活，坚守了人性底色的良善。“这的确是关于失败的故事，但

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失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评价，小说以破案为线索，写的却是人物的境遇与努力，避免了概念化脸谱，比“为写历史而写历史”的传统叙事更加生动而平易近人。

青年作家范宪辉对市井生活的人间烟火气有强烈兴趣，她在构思创作剧本《朦胧中所见的生活》时，并不刻意追求戏剧性跌宕，而是重点经营小人物之间从戒备敌意到相互体谅的情感变化，捕获角色心灵上的一束光亮。“他们或许是生活搏斗的失意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困顿与挣扎中，透着趋光向阳的本能，迸发出超乎寻常的、与命相抗的生命力。文学不止在琐碎生活上爬行，更需要努力让理想的微光照亮混沌表象。”范宪辉说。

中国首支乌兰牧骑来沪演出 带来原汁原味的草原风情

本报讯（记者李婷）中国第一支乌兰牧骑——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将草原风情带到了黄浦江畔，一连三天为申城市民献上了三场演出，并在昨天下午与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展开了深入交流。

去年11月和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和上海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写信，让文艺工作者备受鼓舞。两封信，串起了上海和内蒙古的两地情。继今年8月上海文艺代表团为草原人民送去上海的问候后，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应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之邀访沪。

长调《辽阔的草原》、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呼麦《四季》……昨天上午在大世界，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带来的一个个富有草原特色的表演，引得台下阵阵热烈掌声。当二重唱《敖包相会》熟悉的旋律响起时，许多观众跟着唱和了起来。11月11日和12日，这支来自内蒙古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团还分别走进金山和青浦，与当地

的文艺团队联手献上精彩的演出。“一直在新闻上看到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名字，这次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原汁原味的草原风情，实在是太惊喜了。”有观众表示，观看演出的过程中，仿佛置身于千里之外的大草原，脑海里不断闪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面，别有一番风味。

“在蒙语中，‘乌兰牧骑’的含义是‘红色的嫩芽’，但我觉得你们已经根深叶茂，长成参天大树，值得所有的文艺工作者学习。”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两地文艺工作者交流座谈会上，上海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一次又一次诚挚地表达了对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敬意。他说，内蒙古是他的福地，去年，他在内蒙古收获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还被授予呼和浩特市民“荣誉市民”。“我以上海居民和内蒙古荣誉市民的双重身份，真诚欢迎你们。一两场下乡演出不稀奇，但你们几十年坚持文艺为民，我以

同行的身份向你们致敬。”牛犇说。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始建于1957年，60余年来，一代代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老队长巴图朝鲁透露，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每年的演出在100场以上，行程两万多里。“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不下落一个蒙古包，也不落下一个想看演出的牧民。”巴图朝鲁说，有一次在牧区表演，一位老牧民生病来不了现场，他们便到老人家里单独为他演了一场。半年后，这位老牧民的儿子专门找到他，说父亲已经过世，临终前嘱托一定要向巴图朝鲁和队员们表达感谢。“草原上的牧民是真的喜欢我们的演出，每次演出，他们会说‘我们的乌兰牧骑来了’，特别亲切。”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和内蒙古两地深厚的情谊由来已久。“我要代表草原的孩子们深深地感谢你们！”78岁的巴图朝鲁回忆起上海对乌兰牧骑给予的帮助，不禁热泪盈眶。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地广人稀的牧区没有幼儿园，孩子们得不到学前教育。“我就想，能不能给孩子们创立一些节目。”在一次全国皮影木偶戏调研中，巴图朝鲁看到了上海木偶剧团专门给幼儿园演出的五幕小戏，眼前一亮。不久，他便带着三个队员前往上海学习。上海木偶剧团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将技艺倾囊相授，不收学费，相关的道具也只收取成本费。巴图朝鲁说，就这样，乌兰牧骑的第一个蒙古语木偶剧组诞生了。下乡演出后，木偶戏很受牧民尤其是孩子们的喜爱，剧团因此还获得了“流动幼儿园”的美名。

现任队长孟克吉日嘎拉说，此次交流演出中，上海文艺工作者在灯光、舞台等方面的专业度，让他惊叹，希望今后继续能与上海的艺术家们多多交流。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现场展演群舞《蒙古马赞》。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漫威之父”斯坦·李辞世，95岁的他创设好莱坞商业逻辑，但也遏制了某种创造力

好莱坞漫威系电影是否会就此没落



在电影里寻找斯坦·李，几乎是所有漫威迷的一大乐趣。“漫威之父”去世后，漫威电影的观影乐趣会不会大打折扣？图为斯坦·李在电影里的客串。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漫威迷从来不会在影片末尾走字幕时就起身走人，比起剧情，大家更期待彩蛋——那里藏着众人皆知的斯坦·李。《毒液》正在国内上映，粉丝最熟悉的“漫威之父”果然现身，他化身遛狗的路人，留下一句劝诫。

洛杉矶当地时间11月12日，斯坦·李走了，享年95岁。全球的漫威粉丝在悼念时用到了相似的语句——“他开创了一个宇宙”。

“漫威宇宙”里，首先是身为编辑、编剧和制片的斯坦·李，在全球销售超过20亿册漫画，他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打造出太多超级英雄，让漫画迷和影迷有了一个平行世界的英雄梦。尔后是乐于客串当演员的斯坦·李，他用跨度近30年的时间穿梭在39部漫威影视作品里，炮制出了好莱坞最出名的商业手段之一；最后当然更被他的同仁们看重的，是作为商人的斯坦·李，留给漫威的财富还能创造多少价值，还能持续多久。

不完美的超级英雄里，普通人能找到自身的投射

斯坦·李漫长的一生无疑非常励志。他的家庭是从罗马尼亚移民到纽约的犹太裔，儿时生活困苦，阅读是他最大的慰藉。从上学开始，斯坦·李便打零工贴补家用。各类杂活里，为美联社写写边角料讨告的活，最让他着迷。和文字、和故事在一起，让他愉悦，虽然他下笔得注意保持忧伤。

1939年，高中毕业的斯坦·李在叔叔帮助下加入了时代漫画。起初就是个端茶倒水的小伙计，两年半后，转为见习编辑。曾经的文学梦想让他很快就在工作中变得闪耀，斯坦·李当上了漫画部主编和艺术总监，一干就是31年。不过，在31年里，他其实反复做的只有一件事，提供故事模板。而后按照工作流程，编辑根据模板写对白，漫画师再依照对白绘制线稿。所以，直到他

离世，关于他“压榨”漫画师的指责，从未停止过。这些声音在说，一个不会画画的漫画主编，揽下了天大功劳，好不公平。

但有个事实必须承认，从他和杰克·科比创造的第一组超级英雄团队神奇四侠开始，斯坦·李就定下了一条如今看来可称“金科玉律”的规矩——超级英雄不能是高高在上的神仙，必须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在这条准则下，漫威创造出了大量迥异于DC漫画的作品。斯坦·李经手的人物，都带有不可忽视的性格缺陷：蜘蛛侠的自卑与腼腆、绿巨人的孤独和暴躁、钢铁侠的刚愎自用、黑寡妇的黑历史、雷神托尔的自大自负、金剛狼的乱世消极……这一点太奏效了，当所有人能在超级英雄一边挣扎一边闪光的形象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本属于美国亚文化

的漫画英雄们，在21世纪后，逐渐定义了美国甚至更多地方的流行文化。

“还是熟悉的配方”，却非一劳永逸的配方

从一间小出版社起步，逐渐把漫威带到横跨动漫、影视、游戏、乐园等多个产业的超级娱乐王国，斯坦·李创造的，不止于漫威宇宙，更是一重重好莱坞的商业逻辑。

比如漫画电影化、故事IP化，为角色搭建封闭的世界观，在挨个“塑形”完毕后再结成联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漫威电影对好莱坞最大的影响，还在于它所顶礼膜拜的粉丝逻辑。为了让影片易于理解，易于“吸粉”，原本脱胎于亚科幻类型的超级英雄们，早已丢掉了最初

的实验、逻辑乃至星辰大海。不断复制黏贴的超级英雄套路，使得本就庞大的好莱坞视觉轰炸片，朝着越发浅薄的深渊不断下滑，直到某一天再也无法令人满意。

复叠近些年的超级英雄电影，尽管漫威的复仇者联盟和DC的正义联盟在全球范围坐拥海量粉丝，但似乎没有什么令人惊艳的作品。在超级英雄这个日渐臃肿的队伍里，真正值得一提的，也不过是2004年的《蜘蛛侠2》、2008年的《蝙蝠侠：黑暗骑士》、2009年的《守望者》等寥寥数片。

斯坦·李走了，他给漫威乃至好莱坞留下一道“凡人能崛起，英雄救世界”的配方。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熟悉的配方并非一劳永逸之方。看影迷有多热衷“在片里寻找斯坦·李”就能明白：除了他本尊这个最大的不确定项，漫威电影太缺少“未知乐趣”了。可现在，这个未知不复存在。

— 相关链接 —

漫威英雄，被票房捆住的“造梦人”

在人性层面弥补了不足。可第三部后，拿盾牌、会跑酷、又少了爱情当噱头的美队，实在没太多发挥空间。据演员克里斯·埃文斯的合同约定信息，在天霸的响指过后，美国队长这一角色，将暂别大银幕。

绿巨人：李安曾因这个漫威角色备受争议

罗伯特·布鲁斯·班纳，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一次意外遭受伽马辐射后，温文尔雅的博士产生身体异变。此后，只要班纳发怒，体内不知名力量就会被诱发，他即变为缺乏自主意识的绿巨人。后来的故事观众都知道了，浩克总是那个足以“一掌定乾坤”的终结者。除了数剧组又燃烧了多少经费，片子里关于绿巨人的打斗越来越无趣。

李安版《绿巨人》曾突破常规，大量模仿漫画分镜的画面、充满科幻感的细节和最后用漫画对话气泡打出来的字幕都令人眼前一亮。但他把班纳之父同样设定

为异种人，直接毁坏了原著中班纳博士和绿巨人之间关系的纠结性，引发不少争议。

钢铁侠：形象固化成为小罗伯特·唐尼的困境

托尼·斯塔克身上标签太多：美军第一军火供应商、傲娇的天才发明家、花花公子、爱搞笑、太自恋、喋喋不休。由于在恐怖袭击中险些丧命，他在英森博士的帮助下利用一套钢铁盔甲逃离恐怖分子基地。此后，发明出了第一套真正的钢铁战衣，并在大众面前以钢铁侠的身份正式出道。从严格意义上说，小罗伯特·唐尼是漫威电影宇宙开局的参与者之一。2008年，斯坦·李恰是通过回购钢铁侠的版权并将这个漫画里的二流角色推到银幕上，才开启了演员、钢铁侠与漫威宇宙共同的黄金十年。但近年来，小罗伯特·唐尼被钢铁侠固化了形象，消磨了作为一名演员的职业体面。而钢铁侠系列电影，更像是超级爆米花大片里的装备竞赛一般。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The program of the 20th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The Light of Heart
A Ballet in Two Acts

中央芭蕾舞团大型原创芭蕾舞剧

2018/11/16-17
FRI SAT 19:15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 | SHOAC OPERA HALL